

# 人 心 与 人 生

流年



人生佛教小丛书第三辑



各位学佛的时间和程度都有一定差距。有些人已学佛多年，有些人可能是初涉佛门。但无论什么样的程度，学佛都要从头开始。这个“头”是什么？正是“发心”。

所谓发心，是我们做每件事的动机和出发点。正确的发心，则是学习佛法的必要基础。



发心，对许多学佛者来说并不陌生。但发心究竟有多么重要，却很少有人能真正意识到。

在世间，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什么？可能很多人会立刻想到家庭、亲人、财富……觉得这些才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依怙。事实上，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，是内在的“心”，而非外在的其



它。无论我们是否学佛，也无论我们做些什么，必然有各自的心行基础，必然离不开心的参与。我们所以会行善，是因为拥有善良的心；所以会作恶，是因为拥有不善的心。

我们为什么会快乐？在于能创造快乐的心。快乐不过是一种内心的感觉，真正使我们快乐的，是我们的心，而非环境。如果我们没有能快乐的心，再好的环境也无法使我们快乐。我们为什么会烦恼？也在于会制造烦恼的心。同样的清风明月，心情好的时候，会使我们怡然陶醉；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却会使我们感到萧瑟肃杀。

我们可以逃避环境，但能逃离我们的心么？能逃避这被我们忽略已久，甚至从来不愿正视、不愿面对的心么？



百年后，我们的事业、家庭在哪里？我们在世间拥有的一切在哪里？不必说这些，即使是与我们须臾不曾分离的色身，也将灰飞烟灭，不知所踪。但生命不仅仅是这一生，死亡，也只意味着此期生命形式的消失。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却离不开轮回不息的六道，离不开炽然火宅般的三界。



何去何从？在出离生死之前，生命的洪流仍将延续。心所造作的种种业力，仍将永远跟随并影响着我们，乃至尽未来际。就象一张通存通兑的存折，它的使用范围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而它的有效期则是无限，唯有解脱才能将它注销。所以说，拥有什么样的心，对我们才具有永久的意义。



这一生，我们会做很多事。而在做事过程中，我们不仅成就了外在的事业，同时也成就了我们的心。我们每做一件事，都会得到两种结果：一是外在的，一是内在的。比如开办公司，打造名牌产品及获取经济利润是外在结果；工作过程中用心参与，所得到的工作经验及由此形成各种心行习惯，则是内在结果。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，人们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，结果引发贪心、嗔心等种种不善心行，并不断地将之培养壮大。最后，事业虽然成就了，内心却变得不堪入目。

我们要知道，事业的成就是短暂的。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，再辉煌的事业也不得不放下。但心中留下的善恶种子，积累的心行习惯，即使



我们想放也无法放弃，就象阳光下甩不掉的影子。



什么样的心做事、生活，就是在造就什么样的心。



每一种心行，都是逐渐积累起来的，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比如恋爱，未必在最初相见时就难舍难分。但相处日久，彼此的依恋日渐加深，贪著之心也随之加深。当贪著到达极致时，一旦失去对方，就失去了全部的精神支柱，失去了所有的人生意趣。假如我们的生命中从不曾出现过对方，人生同样会按部就班地进行，何至于



为此寻死觅活？可见，这种执著只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。我们将对方作为执著的着力点，然后全身心地扑于其上。一旦失去这个着力点，自然就失去了重心和平衡。

我们对事业、金钱的贪著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将事业、金钱作为生命的依赖、人生的支点，一旦对象发生变化，似乎心一下子被悬空了，无处安放，也就不可避免地感到失落乃至绝望。

其实，生命本身是圆满的，是自立并具足一切的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依赖。

但无明带来的贪心，却不断怂恿我们寻找外在的依赖。不幸的是，任何外在事物都是不可靠



的，是无法永久依赖的。所以，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，内心始终没有安全感。我们的身体、家庭和事业，哪一样是永恒不变的？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无常，但无常并未使我们警醒。相反，无常往往使我们更加执著。似乎执著就能抵挡无常到来，并使我们执著的对象变得坚不可摧。





我们的贪著，正是在不断生起贪心的过程逐渐壮大的。并在最终，使我们自己成为贪心的受害者。贪著之心带来的危害，与贪著程度是成正比的。在金融风波中，很多人都会受到伤害，但程度却各不相同：有些人自寻短见了，有些人精神失常了，也有些人失落一阵就痊愈了。贪著越深，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伤害就越大；反之，环境变化就不会构成太大的破坏力。就象爬上一个注定要坍塌的高楼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自然就越重。

我们也在不断培养我执，每做一件事，无不介入自我。其实，一件事从开始到完成，只是缘起的过程。我们执著其中有“我”，完成是出于错觉和不良习惯。



什么是“我”？我们自身的存在，只是一个妄想。色身能代表“我”吗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当识前去投胎时，我们将父母的那一点遗传物质当作是“我”，由此开始上演“我”的一生。如果这就是“我”，那么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又是什么？

缘起的世间，没有我，也没有我所。生命的延续，只是缘起的相续。我们的色身，就像我们所拥有的一个器皿。器皿是不是“我的”？只有当我们认为那是“我的”，它才被贴上了“我的”这个标签。不然，和“我”有什么关系？但自从我们将执著投射其上，将之视为“我的”，它的变化就会影响我们。当它败坏时，我们就会因此难过、惋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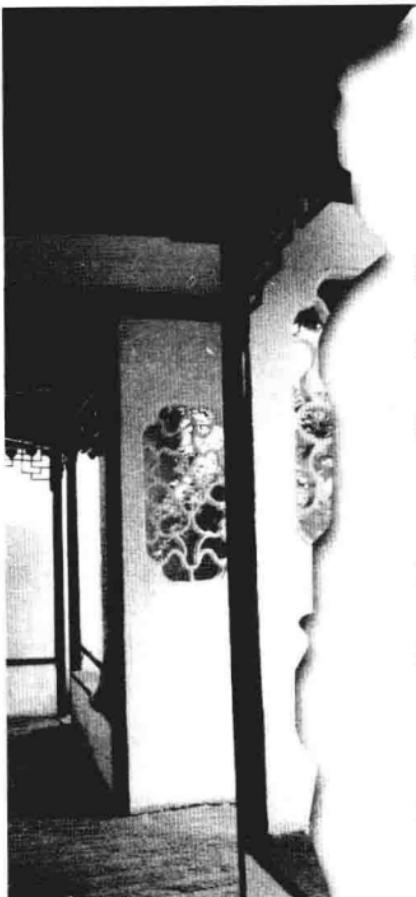


我们对色身也是如此，只是这种执著更深入、更持久，已经和色身合二为一，不可分离。从投胎的刹那起，我们的执著就开始了。事实上，早在投胎之前，我们已执著了生生世世。在我们的意识活动中，我们不断从“我”出发，不断介入“我”，不断巩固“我”。成功时，会认为是“我”成功了；失败时，会认为是“我”失



败了。如果不介入“我”的成分，只是尽心尽力去做，成与败，就不会对我们构成什么伤害。因为事业成败也是缘起的，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能在“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”，而不至为执著所累。

我执使我们处处张扬自我，可是自我又是什么？世上并没有自我这个东西。但我执所形成的自我中心，却将我们和他人对立起来。有了强烈的自我观念之后，我们当下就和整个世界成为对立的双方。我代表着一方，而整个世界代表着另一方。现代人常常感到孤独，当你的世界只装着你一个人，当然会感到孤独。如果你和整个世界、和所有众生是一体的，就不会懂得孤独为何物。



在无尽的生命流转中，我们始终在培养凡夫心，培养贪嗔痴。

我们做任何事，关心的只是结果，却很少考虑是以什么心在做。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忽略。事实上，以



什么心做事，最后成就的就是什么。以贪嗔之心行事，最后成就的就是贪嗔之心。

真正伤害我们的，是我们的心，而不是客观环境。我们恨一个人，内心就会形成一道伤痕；恨两个人，就会留下两道伤痕；恨天下人，内心就会布满伤痕。所以，当我们对他人产生嗔心时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自己。只有当这种破坏性的心态传达出去并付诸行动后，才会进而伤害到他人。

无始以来，我们一味地追逐外在事物，不断培养贪心、我执、无明等种种不良习惯，由此形成坚固而巨大的凡夫心。在生命洪流中，凡夫心早已成为我们的主人翁，不仅主宰我们的今生，还将继续影响未来的生命，使我们不断造业。而